

乾坤

文潔華
好。晚上回家，看電視也不能集中，就是記掛著工作。睡眠嚴重不足，一晚睡那三兩小時……

退而不休

他所描述的，也是不少香港人熟悉的生活。新近的社科調查說，港人的工時最長，平均一週四十八個小時。
「直至後來，高爾夫球拯救了我。他的答案令我詫異，但也為他的真誠感動。」

奧巴馬為何催促國會和中國核合作

奧巴馬提議和中國繼續簽一個三十年的中美核能合作協議，期望國會盡快通過。他向各位保證，繼續批准協議不會為美國帶來不合理的風險。該協議可以讓兩國實現核能材料、反應堆、組件和技術的轉讓。
外行人根本不知道裡面有什麼花樣。內行則知道了美國的核工業業續發展，希望就在中國。自從美國發生了三哩島的反應堆的熔芯事件之後，美國已經沒有再興建核電站了，到了日本出現福島核災難，德國和日本基本上已經停止了增加興建核電站，德國還準備全面停用核電站。

江南驛

雙城記
何冀平
穿過綠蔭石板路，見到掩映在天竺山腳下的江南驛。驛，在古語中為站或棧，專供傳遞文書者或來往官吏中途住宿、補給、換馬的處所。有詩云：「夫君子視天下為家，是英雄當四海為驛。」

杭州的朋友都是文藝藝術界名士，會享受生活，有句話說，杭州的才子不被西湖水醉倒，也被龍井茶醺倒，他們選的私房菜自然不一般。木結構的小樓裝飾古樸，全套木製桌椅，亭台樓閣，江南的秀美中透著大氣。環境幽雅，分廳堂和戶外兩個場所，要是天氣好，戶外的位子更愜意，看著四面青山，呼吸清爽的空氣，花香鳥鳴，春有桃李，秋有桂花，隨風而至。這裡雖不能「換馬」，但可以停車，除了杭州本地人絡繹不絕，周末也有不少上海人駕車專程來這兒嚙食美食。各色餐館，一點鐘客規章，江南驛的大廚中午一點半下班，一點鐘客人就不允許點菜，晚餐五點半至八點，超過八點，恕不接待。椅子有限，時間有限，大廚有脾氣，老闆有特色，如此「任性」的「驛」，被來客寵壞了。

朋友們知道我們來，一早訂了位，訂了菜，這裡有幾味菜是要預先訂的，像大魚煮小魚，湯燒甲魚，醃鵝。
「我同意他所謂的，讀書不求甚解是一個更高的境界。退而不休，自是指不受編制的羈絆，唯一推動自己的是義務，而非所謂虧欠。退休不是忙於把日程填滿，而旨在經營自己投機而又有質素的生活。」

一位退休的病理學家終於可以全然投入崑曲的世界，時而鑽研，時而欣賞，不問成績。她對我說，對生命後期的生活要有憧憬，且要當機立斷，因為那是第二段生命的重新開始，要好好準備，以品嘗其良好的滋味。我知道他們所說的珍惜，是因著活動的能力和健康的說。
做白老鼠，同美國合作發展核能。

很可惜的是，所有發達國家都開核電站而色變。第四代核電站根本就不會有銷路，誰會去研究這種高科技？在「零一年」的時候，美國發覺日本都缺乏石油，如果要成為工業強國，非發展核發電不可。所以美國與希望中國和日本合作研究發展第四代的行波堆。換句話說，這兩個國家要出錢，也要做白老鼠，同美國合作發展核能。

「醃鵝鮮」是江南本幫菜，蘇幫菜、杭幫菜中最具代表的菜色之一，是蘇州、宜興、無錫等江南人家的家常菜，主角是其中的筍。竹的幼莖長大了就是筍，春有春筍，夏有鞭筍，冬有冬筍，江南一年四季都有筍。筍既可作主料，也可當配料，江南人稱它「逢人配」，以其特有的清香脆嫩博讚美。杜甫賦詩：「青青竹筍迎船山，日日江魚入饌來。」杜甫詩人真是得天獨厚，寫文章之餘，有秀美巧手娘煮江南小菜侍奉，怪不得文章獨特，靈秀不俗。
金鑲玉的「醃鵝鮮」端上枱，口味鹹鮮，湯白汁濃，肉質酥肥，筍清香脆嫩。「醃」，是指醃製過的鹹肉，「鮮」，是新鮮的肉，包括雞、蹄膀、小排骨，「筍」，是用小火燜燒。二月杭州春筍當道，正是吃「醃鵝鮮」時節，喝了這碗湯，一掃悶氣。
回到酒店，又有友人發來短信，晚上在「江南驛」一聚。哈，又是江南驛，回信中午就在那裡，晚上就不去了吧。後來才知道，杭州有三家江南驛，說不定別家又有什麼絕招，後悔也遲了，下次吧。



林鳳 作者提供

這季節踏青尚早，卻適合登山。上午十點鐘，接到師友韓蔚蔚電話，數月不見，想和我一聚。恰巧有空，我便應承下來。
半個多小時後，韓先生驅車趕到。他帶給我兩幅字畫，一幅是作家莫言的題詞，上書「觀我」二字。莫言的毛筆字雖難稱瀟灑，卻很有個性，蘊個人修為氣度於筆端。還有幅是畫家楊立軍的山水畫「源遠流長」。畫作一米高兩米四長，整幅畫氣勢恢宏，高山流瀑，幽谷泛霧，近松遠樹，很是漂亮精美。楊立軍的這幅畫作，峰巒疊嶂，山松千百，綠色清晰，濃淡適中，不僅令人一睹難忘，據說還價格不菲。如此貴重的禮物，若非執意贈予無法婉拒，依我本意，是斷不敢收藏的。
中午邀請同事哥作陪，在回鑄雞店宴請了韓先生。當天都沒什麼大事，飯間商量去本地的母子山遊玩。
由地方鎮去母子山，需沿著鄉間公路一路西行。途徑義和、千行莊、南金池、南京莊、范家台、兩泉、千秋灣等十個村。趙家莊北面的山上，有個全國聞名的明星村——九間棚。九間棚作為全國艱苦創業的典型，現已發展成3A級旅遊區。趙家莊的南面，有一個橫向延伸的山洞，數百米深，取名遙灣洞。洞內溝壑遍布，岔路較多，附近縣市的鄉鄰，偶爾有人進洞探奇，少能到底。
初中時我進過一次遙灣洞，裡面漆黑一片，異常潮濕。成百上千的蝙蝠，像一個個黑灰色的鈴鐺，倒掛在洞頂頂端。一不留神，就會驚擾到牠們，呼啦亂飛。我從裡面帶出過一小塊巴掌大的石頭，後來知道是石鐘乳。回到學校，我們用手電筒照

連的柱形山峰。靠南的較粗大，靠北的僅有南邊山峰的五六分之一粗，中間還有一個，非常細小苗條，遠望如坐於蓮花台上雙手合十的觀音菩薩，即是「觀音山」。
觀音山的由來，又有一個傳說。若干年前，在觀音山下的村落裡，有一個叫金花一個叫銀花的姐妹。她們以採藥治病為生。每日的工作，就是上山採藥，然後到村裡為村民診病治病。偶有一年，村裡出了疫病，無藥可醫。郎中們全都無計可施，正當人們陷入絕望時，金花銀花兩姐妹站了出來，她們要外出為村裡人尋求治病良方。離開村子，她們四處求教探訪，一直沒有辦法解決疫情，只得疲憊無力地返回。快到村頭時，筋疲力竭的她們坐下就睡着了。彷彿是在夢中，她們聽到一個聲音在喚她們。「你們不要絕望，治療疫病的良藥，就在村旁的小山頂上。那種草葉雙花對生，能除疫病。」兩姐妹激動醒來時，看到觀音菩薩正雙手合十，端坐在祥雲之上，朝附近的山頭飄去。
金花和銀花馬上跟上去，見觀音菩薩坐在蓮花台，已停在山頭，跪倒就拜。為了那種雙花對生的中草藥，村裡人果然得救了。有了紀念金花和銀花，村裡人給那種救命草藥取名金銀花。小山也因此得名觀音山。
站到母子山南頭的老虎山南望，晴朗時可以看到費縣縣城。如果是夜晚，縣城的霓虹燈色彩斑斕，就像浮在夜空裡的燈花，十分美麗。我們登山時，山上有少許霧氣，只能隱約看到十幾里外的龍王口水庫，以及游蛇一樣的山路和散落在山嶺間的村莊。
從母子山南頭向北，我們走走停停，不時俯視山下。羅圍崖村坐落在母子山東側，莊子周圍栽滿了果樹。一層層梯田，隨著山和嶺的起伏順勢起落。近看時未見多美，站在山頂俯視，無數梯田盡收眼底，很是工整和壯觀。

入座率拉雜談
一班戲劇人圍在一起聊天，談到觀眾入座情況。
一名即將上演舞台劇的導演說：「我們的話劇還有大半個月才上演，門票已經差不多售罄。」其驚人的票房成績聽得大夥兒牙癢癢，連忙向他請教賣座秘訣。他壓低聲線，故作神秘地說：「因為我們每場只有一百座位，很容易便全滿座。」謎底解開，他險些沒被大夥兒喝倒彩。
另有一人說他們曾經試過沒有一個星期演出，但票房只有兩成，大家都很擔心。幸而最後化險為夷，終於達到收支平衡，大家都抹一額汗。
也有人說去年有一個製作最後只得三成觀眾，令劇團虧蝕很多。若果劇團沒有獲得資助的話，負責人單自費心機，更要從口袋裡拿很多錢出來支付所有費用。

美人，林鳳
「窗」——是以印象特別深刻：
對芳艷芳、梅菊、白燕、紫羅蓮、吳楚帆、張英、張活游、葛蘭、葉楓、尤敏、林翠、張揚、雷震認識的啟蒙來自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節回顧展片。而林鳳、嘉玲、江雪、胡楓、謝賢、張英才、于素秋、鳳凰女、吳君麗、鄧碧雲、余麗珍——是祖母買一張戲票領著幾個孫子、孫女入戲院嘆空調冷氣，有一句、沒一句間的認識。嚴格說來，感謝無綫電視、亞洲電視過去播放大量老電影，造就腦袋記憶，終生受益。
《Come With The Wind》(亂世佳人)從小看到大，次數不下《Sound of Music》(仙樂飄飄處處聞)。超重量級主人翁 Scantlet O'Hara 由英國影后慧雲李演譯，舉世無雙，絕無其人可代替！
乾聽優雅英國口音，轉到掌握生動出入化的美國南部 Deep South 口音，簡直拍案叫絕。眉角生輝，一顰一笑無不嬌俏可人，那年奧斯卡小金人，除了她，無出其右。
慧雲李是西方標準一號，若問亂世佳人拍準中文版，不論在世不在世華語演員當中要選 Scantlet，外形、氣質、演技，除了林鳳，無人可及！(待續)

徐文榮與橫店的「四共」制
幕的橫店集團新圖，因此有興趣了解這位農民的企業家故事，筆者發現橫店影視城禁止拍攝基地的實地。這裡沒有按共產主義主義取消生產資料私有制，而是人人擁有個人財產，人人可以靠努力賺更多財富。橫店集團以「共創、共有、共富、共享」為宗旨，據集團的高層講，只要是橫店本地人，除了自己打工賺了人工外，年底獲橫店集團分配的花紅多於自己一年工資，還有其他農產品。如果集團徵用了你的舊屋會賠你一間的新的。福利甚多，你花一元可以搭車環遊全鎮，街道、橋樑、醫院、學校、圖書館、養老、醫療、教育、特困難戶等樣樣有，形成了企業與社區同步發展的格局。
人人生活不缺錢，安居樂業，治安自然好，因為知道集團都用「共創」行列，服從性強，工作效率快，往往可以以極速完成不可能的建設任務。難怪「橫店之路」稱為在中國探索和開闢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典範模式。
橫店是浙江中部的一個小鎮，距杭州一百八十公里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地方還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偏遠小鎮。如今它搖身一變，由一個小鎮發展成一個擁有上千家企業的群島，而且更由一個偏僻的山村變成了一座現代化的城鎮，與他們的領導人物、農民企業家徐文榮的魄力、智慧和品格分不開，無私的精神贏得大家信任，他才能發揮。橫店似一個家族，由針織廠、出口硬磁、軟磁、塑磁和稀土磁等磁性材料產品賺第一桶金，大家長徐文榮有膽識帶領人民不斷前行，因為一九九六年著名導演謝晉因拍攝影香港回歸影片，為投資建起了「十九世紀廣州街、香港街」外景基地，讓謝晉非常滿意，決定在此拍攝，從此橫店踏上影視城之路。賺錢後橫店繼續建清明內、武打片場、古戰場等幾十個影視拍攝基地，擁有內地規模最大的攝影棚，成為中國唯一的國家級影視產業發展基地，他們有句話：作為兩岸三地演員，如果沒有到橫店拍過戲就紅極有限。
原來到目前為止橫店影視城是免費借給影視製作人拍攝的，帶動旅遊條件是需要在拍攝明星見面會。徐文榮不賺製作人的錢，但借助明星影響力，巧妙地把握影視拍攝同發展旅遊業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橫店影視文化旅遊產業，帶動區內經濟。先付出，後收穫，中國人傳統思想，很聰明。
今年八十多歲的徐文榮仍很健康，有魄力，他一直以「要推廣大鄉親過上生活有所托、少有所學、成有所為、老有所養的現代文明生活」為目標，而且做得到。目前開始交棒給下一代，但願都是堅持父親理念運作，那橫店定繼續成為當地人生活的樂土。



林鳳 作者提供

觀音山之行

這季節踏青尚早，卻適合登山。上午十點鐘，接到師友韓蔚蔚電話，數月不見，想和我一聚。恰巧有空，我便應承下來。
半個多小時後，韓先生驅車趕到。他帶給我兩幅字畫，一幅是作家莫言的題詞，上書「觀我」二字。莫言的毛筆字雖難稱瀟灑，卻很有個性，蘊個人修為氣度於筆端。還有幅是畫家楊立軍的山水畫「源遠流長」。畫作一米高兩米四長，整幅畫氣勢恢宏，高山流瀑，幽谷泛霧，近松遠樹，很是漂亮精美。楊立軍的這幅畫作，峰巒疊嶂，山松千百，綠色清晰，濃淡適中，不僅令人一睹難忘，據說還價格不菲。如此貴重的禮物，若非執意贈予無法婉拒，依我本意，是斷不敢收藏的。
中午邀請同事哥作陪，在回鑄雞店宴請了韓先生。當天都沒什麼大事，飯間商量去本地的母子山遊玩。
由地方鎮去母子山，需沿著鄉間公路一路西行。途徑義和、千行莊、南金池、南京莊、范家台、兩泉、千秋灣等十個村。趙家莊北面的山上，有個全國聞名的明星村——九間棚。九間棚作為全國艱苦創業的典型，現已發展成3A級旅遊區。趙家莊的南面，有一個橫向延伸的山洞，數百米深，取名遙灣洞。洞內溝壑遍布，岔路較多，附近縣市的鄉鄰，偶爾有人進洞探奇，少能到底。
初中時我進過一次遙灣洞，裡面漆黑一片，異常潮濕。成百上千的蝙蝠，像一個個黑灰色的鈴鐺，倒掛在洞頂頂端。一不留神，就會驚擾到牠們，呼啦亂飛。我從裡面帶出過一小塊巴掌大的石頭，後來知道是石鐘乳。回到學校，我們用手電筒照

連的柱形山峰。靠南的較粗大，靠北的僅有南邊山峰的五六分之一粗，中間還有一個，非常細小苗條，遠望如坐於蓮花台上雙手合十的觀音菩薩，即是「觀音山」。
觀音山的由來，又有一個傳說。若干年前，在觀音山下的村落裡，有一個叫金花一個叫銀花的姐妹。她們以採藥治病為生。每日的工作，就是上山採藥，然後到村裡為村民診病治病。偶有一年，村裡出了疫病，無藥可醫。郎中們全都無計可施，正當人們陷入絕望時，金花銀花兩姐妹站了出來，她們要外出為村裡人尋求治病良方。離開村子，她們四處求教探訪，一直沒有辦法解決疫情，只得疲憊無力地返回。快到村頭時，筋疲力竭的她們坐下就睡着了。彷彿是在夢中，她們聽到一個聲音在喚她們。「你們不要絕望，治療疫病的良藥，就在村旁的小山頂上。那種草葉雙花對生，能除疫病。」兩姐妹激動醒來時，看到觀音菩薩正雙手合十，端坐在祥雲之上，朝附近的山頭飄去。
金花和銀花馬上跟上去，見觀音菩薩坐在蓮花台，已停在山頭，跪倒就拜。為了那種雙花對生的中草藥，村裡人果然得救了。有了紀念金花和銀花，村裡人給那種救命草藥取名金銀花。小山也因此得名觀音山。
站到母子山南頭的老虎山南望，晴朗時可以看到費縣縣城。如果是夜晚，縣城的霓虹燈色彩斑斕，就像浮在夜空裡的燈花，十分美麗。我們登山時，山上有少許霧氣，只能隱約看到十幾里外的龍王口水庫，以及游蛇一樣的山路和散落在山嶺間的村莊。
從母子山南頭向北，我們走走停停，不時俯視山下。羅圍崖村坐落在母子山東側，莊子周圍栽滿了果樹。一層層梯田，隨著山和嶺的起伏順勢起落。近看時未見多美，站在山頂俯視，無數梯田盡收眼底，很是工整和壯觀。

入座率拉雜談
一班戲劇人圍在一起聊天，談到觀眾入座情況。
一名即將上演舞台劇的導演說：「我們的話劇還有大半個月才上演，門票已經差不多售罄。」其驚人的票房成績聽得大夥兒牙癢癢，連忙向他請教賣座秘訣。他壓低聲線，故作神秘地說：「因為我們每場只有一百座位，很容易便全滿座。」謎底解開，他險些沒被大夥兒喝倒彩。
另有一人說他們曾經試過沒有一個星期演出，但票房只有兩成，大家都很擔心。幸而最後化險為夷，終於達到收支平衡，大家都抹一額汗。
也有人說去年有一個製作最後只得三成觀眾，令劇團虧蝕很多。若果劇團沒有獲得資助的話，負責人單自費心機，更要從口袋裡拿很多錢出來支付所有費用。



林鳳 作者提供

觀音山之行

這季節踏青尚早，卻適合登山。上午十點鐘，接到師友韓蔚蔚電話，數月不見，想和我一聚。恰巧有空，我便應承下來。
半個多小時後，韓先生驅車趕到。他帶給我兩幅字畫，一幅是作家莫言的題詞，上書「觀我」二字。莫言的毛筆字雖難稱瀟灑，卻很有個性，蘊個人修為氣度於筆端。還有幅是畫家楊立軍的山水畫「源遠流長」。畫作一米高兩米四長，整幅畫氣勢恢宏，高山流瀑，幽谷泛霧，近松遠樹，很是漂亮精美。楊立軍的這幅畫作，峰巒疊嶂，山松千百，綠色清晰，濃淡適中，不僅令人一睹難忘，據說還價格不菲。如此貴重的禮物，若非執意贈予無法婉拒，依我本意，是斷不敢收藏的。
中午邀請同事哥作陪，在回鑄雞店宴請了韓先生。當天都沒什麼大事，飯間商量去本地的母子山遊玩。
由地方鎮去母子山，需沿著鄉間公路一路西行。途徑義和、千行莊、南金池、南京莊、范家台、兩泉、千秋灣等十個村。趙家莊北面的山上，有個全國聞名的明星村——九間棚。九間棚作為全國艱苦創業的典型，現已發展成3A級旅遊區。趙家莊的南面，有一個橫向延伸的山洞，數百米深，取名遙灣洞。洞內溝壑遍布，岔路較多，附近縣市的鄉鄰，偶爾有人進洞探奇，少能到底。
初中時我進過一次遙灣洞，裡面漆黑一片，異常潮濕。成百上千的蝙蝠，像一個個黑灰色的鈴鐺，倒掛在洞頂頂端。一不留神，就會驚擾到牠們，呼啦亂飛。我從裡面帶出過一小塊巴掌大的石頭，後來知道是石鐘乳。回到學校，我們用手電筒照

連的柱形山峰。靠南的較粗大，靠北的僅有南邊山峰的五六分之一粗，中間還有一個，非常細小苗條，遠望如坐於蓮花台上雙手合十的觀音菩薩，即是「觀音山」。
觀音山的由來，又有一個傳說。若干年前，在觀音山下的村落裡，有一個叫金花一個叫銀花的姐妹。她們以採藥治病為生。每日的工作，就是上山採藥，然後到村裡為村民診病治病。偶有一年，村裡出了疫病，無藥可醫。郎中們全都無計可施，正當人們陷入絕望時，金花銀花兩姐妹站了出來，她們要外出為村裡人尋求治病良方。離開村子，她們四處求教探訪，一直沒有辦法解決疫情，只得疲憊無力地返回。快到村頭時，筋疲力竭的她們坐下就睡着了。彷彿是在夢中，她們聽到一個聲音在喚她們。「你們不要絕望，治療疫病的良藥，就在村旁的小山頂上。那種草葉雙花對生，能除疫病。」兩姐妹激動醒來時，看到觀音菩薩正雙手合十，端坐在祥雲之上，朝附近的山頭飄去。
金花和銀花馬上跟上去，見觀音菩薩坐在蓮花台，已停在山頭，跪倒就拜。為了那種雙花對生的中草藥，村裡人果然得救了。有了紀念金花和銀花，村裡人給那種救命草藥取名金銀花。小山也因此得名觀音山。
站到母子山南頭的老虎山南望，晴朗時可以看到費縣縣城。如果是夜晚，縣城的霓虹燈色彩斑斕，就像浮在夜空裡的燈花，十分美麗。我們登山時，山上有少許霧氣，只能隱約看到十幾里外的龍王口水庫，以及游蛇一樣的山路和散落在山嶺間的村莊。
從母子山南頭向北，我們走走停停，不時俯視山下。羅圍崖村坐落在母子山東側，莊子周圍栽滿了果樹。一層層梯田，隨著山和嶺的起伏順勢起落。近看時未見多美，站在山頂俯視，無數梯田盡收眼底，很是工整和壯觀。

入座率拉雜談
一班戲劇人圍在一起聊天，談到觀眾入座情況。
一名即將上演舞台劇的導演說：「我們的話劇還有大半個月才上演，門票已經差不多售罄。」其驚人的票房成績聽得大夥兒牙癢癢，連忙向他請教賣座秘訣。他壓低聲線，故作神秘地說：「因為我們每場只有一百座位，很容易便全滿座。」謎底解開，他險些沒被大夥兒喝倒彩。
另有一人說他們曾經試過沒有一個星期演出，但票房只有兩成，大家都很擔心。幸而最後化險為夷，終於達到收支平衡，大家都抹一額汗。
也有人說去年有一個製作最後只得三成觀眾，令劇團虧蝕很多。若果劇團沒有獲得資助的話，負責人單自費心機，更要從口袋裡拿很多錢出來支付所有費用。



林鳳 作者提供

觀音山之行

這季節踏青尚早，卻適合登山。上午十點鐘，接到師友韓蔚蔚電話，數月不見，想和我一聚。恰巧有空，我便應承下來。
半個多小時後，韓先生驅車趕到。他帶給我兩幅字畫，一幅是作家莫言的題詞，上書「觀我」二字。莫言的毛筆字雖難稱瀟灑，卻很有個性，蘊個人修為氣度於筆端。還有幅是畫家楊立軍的山水畫「源遠流長」。畫作一米高兩米四長，整幅畫氣勢恢宏，高山流瀑，幽谷泛霧，近松遠樹，很是漂亮精美。楊立軍的這幅畫作，峰巒疊嶂，山松千百，綠色清晰，濃淡適中，不僅令人一睹難忘，據說還價格不菲。如此貴重的禮物，若非執意贈予無法婉拒，依我本意，是斷不敢收藏的。
中午邀請同事哥作陪，在回鑄雞店宴請了韓先生。當天都沒什麼大事，飯間商量去本地的母子山遊玩。
由地方鎮去母子山，需沿著鄉間公路一路西行。途徑義和、千行莊、南金池、南京莊、范家台、兩泉、千秋灣等十個村。趙家莊北面的山上，有個全國聞名的明星村——九間棚。九間棚作為全國艱苦創業的典型，現已發展成3A級旅遊區。趙家莊的南面，有一個橫向延伸的山洞，數百米深，取名遙灣洞。洞內溝壑遍布，岔路較多，附近縣市的鄉鄰，偶爾有人進洞探奇，少能到底。
初中時我進過一次遙灣洞，裡面漆黑一片，異常潮濕。成百上千的蝙蝠，像一個個黑灰色的鈴鐺，倒掛在洞頂頂端。一不留神，就會驚擾到牠們，呼啦亂飛。我從裡面帶出過一小塊巴掌大的石頭，後來知道是石鐘乳。回到學校，我們用手電筒照

連的柱形山峰。靠南的較粗大，靠北的僅有南邊山峰的五六分之一粗，中間還有一個，非常細小苗條，遠望如坐於蓮花台上雙手合十的觀音菩薩，即是「觀音山」。
觀音山的由來，又有一個傳說。若干年前，在觀音山下的村落裡，有一個叫金花一個叫銀花的姐妹。她們以採藥治病為生。每日的工作，就是上山採藥，然後到村裡為村民診病治病。偶有一年，村裡出了疫病，無藥可醫。郎中們全都無計可施，正當人們陷入絕望時，金花銀花兩姐妹站了出來，她們要外出為村裡人尋求治病良方。離開村子，她們四處求教探訪，一直沒有辦法解決疫情，只得疲憊無力地返回。快到村頭時，筋疲力竭的她們坐下就睡着了。彷彿是在夢中，她們聽到一個聲音在喚她們。「你們不要絕望，治療疫病的良藥，就在村旁的小山頂上。那種草葉雙花對生，能除疫病。」兩姐妹激動醒來時，看到觀音菩薩正雙手合十，端坐在祥雲之上，朝附近的山頭飄去。
金花和銀花馬上跟上去，見觀音菩薩坐在蓮花台，已停在山頭，跪倒就拜。為了那種雙花對生的中草藥，村裡人果然得救了。有了紀念金花和銀花，村裡人給那種救命草藥取名金銀花。小山也因此得名觀音山。
站到母子山南頭的老虎山南望，晴朗時可以看到費縣縣城。如果是夜晚，縣城的霓虹燈色彩斑斕，就像浮在夜空裡的燈花，十分美麗。我們登山時，山上有少許霧氣，只能隱約看到十幾里外的龍王口水庫，以及游蛇一樣的山路和散落在山嶺間的村莊。
從母子山南頭向北，我們走走停停，不時俯視山下。羅圍崖村坐落在母子山東側，莊子周圍栽滿了果樹。一層層梯田，隨著山和嶺的起伏順勢起落。近看時未見多美，站在山頂俯視，無數梯田盡收眼底，很是工整和壯觀。

入座率拉雜談
一班戲劇人圍在一起聊天，談到觀眾入座情況。
一名即將上演舞台劇的導演說：「我們的話劇還有大半個月才上演，門票已經差不多售罄。」其驚人的票房成績聽得大夥兒牙癢癢，連忙向他請教賣座秘訣。他壓低聲線，故作神秘地說：「因為我們每場只有一百座位，很容易便全滿座。」謎底解開，他險些沒被大夥兒喝倒彩。
另有一人說他們曾經試過沒有一個星期演出，但票房只有兩成，大家都很擔心。幸而最後化險為夷，終於達到收支平衡，大家都抹一額汗。
也有人說去年有一個製作最後只得三成觀眾，令劇團虧蝕很多。若果劇團沒有獲得資助的話，負責人單自費心機，更要從口袋裡拿很多錢出來支付所有費用。



林鳳 作者提供

觀音山之行

這季節踏青尚早，卻適合登山。上午十點鐘，接到師友韓蔚蔚電話，數月不見，想和我一聚。恰巧有空，我便應承下來。
半個多小時後，韓先生驅車趕到。他帶給我兩幅字畫，一幅是作家莫言的題詞，上書「觀我」二字。莫言的毛筆字雖難稱瀟灑，卻很有個性，蘊個人修為氣度於筆端。還有幅是畫家楊立軍的山水畫「源遠流長」。畫作一米高兩米四長，整幅畫氣勢恢宏，高山流瀑，幽谷泛霧，近松遠樹，很是漂亮精美。楊立軍的這幅畫作，峰巒疊嶂，山松千百，綠色清晰，濃淡適中，不僅令人一睹難忘，據說還價格不菲。如此貴重的禮物，若非執意贈予無法婉拒，依我本意，是斷不敢收藏的。
中午邀請同事哥作陪，在回鑄雞店宴請了韓先生。當天都沒什麼大事，飯間商量去本地的母子山遊玩。
由地方鎮去母子山，需沿著鄉間公路一路西行。途徑義和、千行莊、南金池、南京莊、范家台、兩泉、千秋灣等十個村。趙家莊北面的山上，有個全國聞名的明星村——九間棚。九間棚作為全國艱苦創業的典型，現已發展成3A級旅遊區。趙家莊的南面，有一個橫向延伸的山洞，數百米深，取名遙灣洞。洞內溝壑遍布，岔路較多，附近縣市的鄉鄰，偶爾有人進洞探奇，少能到底。
初中時我進過一次遙灣洞，裡面漆黑一片，異常潮濕。成百上千的蝙蝠，像一個個黑灰色的鈴鐺，倒掛在洞頂頂端。一不留神，就會驚擾到牠們，呼啦亂飛。我從裡面帶出過一小塊巴掌大的石頭，後來知道是石鐘乳。回到學校，我們用手電筒照

連的柱形山峰。靠南的較粗大，靠北的僅有南邊山峰的五六分之一粗，中間還有一個，非常細小苗條，遠望如坐於蓮花台上雙手合十的觀音菩薩，即是「觀音山」。
觀音山的由來，又有一個傳說。若干年前，在觀音山下的村落裡，有一個叫金花一個叫銀花的姐妹。她們以採藥治病為生。每日的工作，就是上山採藥，然後到村裡為村民診病治病。偶有一年，村裡出了疫病，無藥可醫。郎中們全都無計可施，正當人們陷入絕望時，金花銀花兩姐妹站了出來，她們要外出為村裡人尋求治病良方。離開村子，她們四處求教探訪，一直沒有辦法解決疫情，只得疲憊無力地返回。快到村頭時，筋疲力竭的她們坐下就睡着了。彷彿是在夢中，她們聽到一個聲音在喚她們。「你們不要絕望，治療疫病的良藥，就在村旁的小山頂上。那種草葉雙花對生，能除疫病。」兩姐妹激動醒來時，看到觀音菩薩正雙手合十，端坐在祥雲之上，朝附近的山頭飄去。
金花和銀花馬上跟上去，見觀音菩薩坐在蓮花台，已停在山頭，跪倒就拜。為了那種雙花對生的中草藥，村裡人果然得救了。有了紀念金花和銀花，村裡人給那種救命草藥取名金銀花。小山也因此得名觀音山。
站到母子山南頭的老虎山南望，晴朗時可以看到費縣縣城。如果是夜晚，縣城的霓虹燈色彩斑斕，就像浮在夜空裡的燈花，十分美麗。我們登山時，山上有少許霧氣，只能隱約看到十幾里外的龍王口水庫，以及游蛇一樣的山路和散落在山嶺間的村莊。
從母子山南頭向北，我們走走停停，不時俯視山下。羅圍崖村坐落在母子山東側，莊子周圍栽滿了果樹。一層層梯田，隨著山和嶺的起伏順勢起落。近看時未見多美，站在山頂俯視，無數梯田盡收眼底，很是工整和壯觀。

入座率拉雜談
一班戲劇人圍在一起聊天，談到觀眾入座情況。
一名即將上演舞台劇的導演說：「我們的話劇還有大半個月才上演，門票已經差不多售罄。」其驚人的票房成績聽得大夥兒牙癢癢，連忙向他請教賣座秘訣。他壓低聲線，故作神秘地說：「因為我們每場只有一百座位，很容易便全滿座。」謎底解開，他險些沒被大夥兒喝倒彩。
另有一人說他們曾經試過沒有一個星期演出，但票房只有兩成，大家都很擔心。幸而最後化險為夷，終於達到收支平衡，大家都抹一額汗。
也有人說去年有一個製作最後只得三成觀眾，令劇團虧蝕很多。若果劇團沒有獲得資助的話，負責人單自費心機，更要從口袋裡拿很多錢出來支付所有費用。



林鳳 作者提供